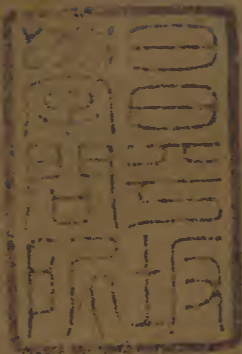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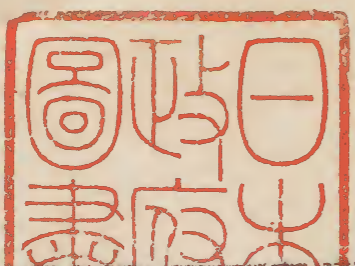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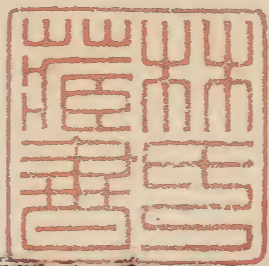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漢書	三〇〇九	六〇	五三南
類	號	冊	架	七

内閣文庫	漢書	三〇〇九	六〇	三六南
類	號	冊	架	一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49)
函號	366	65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六

淺草文庫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鎮

分鎮即古封建之遺
故附列國於鎮云

五伯

蘇轍

五伯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

井川系
卷之九十一
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鄆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戍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

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六國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并川和錄 卷之九十六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

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三國謂楚韓魏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

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
 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
 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
 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
 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
 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下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
 又在六國下矣

三國

李綱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
 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

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
 順勢便故能亡袁術於淮南誅呂布於下邳破袁紹
 於官渡進討烏垣擒馘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
 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超遂而關隴平其規
 畧亦宏矣而權籍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
 淝師卒無成况能長馭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
 北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
 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
 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於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
 骨硬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陵統程普

黃蓋之徒以爲爪牙蜀有孔明以爲謀主羽飛雲忠以爲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邪

七代

蘇轍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

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自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非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

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變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也誠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漢下之勢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

荆川雜編
卷之九十一
六

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
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唐藩鎮論贊

唐書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
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
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
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
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
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

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
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
鈇鉞鈍含忍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
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蒐岸柳楊以為廣大
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
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
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
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
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議
者曰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

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

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

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滅否歟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園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擊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主庸佐惟不知

盜故也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邪

方鎮

林駟

藩鎮之為唐患也尚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由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

辨川和綱 卷之九十一 九
觀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二曰平盧曰
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
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
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
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畧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
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
若是乎漁陽鞞鼓掃境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
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形矣嗚呼易封建而為郡縣
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史而置州牧識者料其羣牧
之爭政太宗何不鑑其覆轍耶故曰其根萌於武德

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卽位之初安史父子相
挺為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
號立焉大難既平蓬字軒豁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
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安苟且歲月河北瓜分
方鎮碁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毋慮三四成肱髀難
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羌戎然此節
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
啓叛者之九起舉吳以予滬而變狀不待異日見之
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
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平盧軍士實為之此

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而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爲夫孰有不可爲哉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不出於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於漢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點虜耳重斂虐民亦何能爲而代宗惟恐少拂其

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私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則就如平章增以鴈門之封重以天雄之號州爲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已過乎頓亦一點虜耳黷貨淫刑果何能爲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意是徇旣奏元洪流端州矣而復請輕之改爲長史旣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悔之留爲判官其縱之不已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由代德姑息之過也大抵芽蘖之未萌則片言折之而有餘間隙之已開則干戈取之而不足可不深慮而早計乎至憲宗之削平諸藩方有太

阿出匣之狀然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殛之何所不可而乃給之以賞實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宗之宣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不舉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於假王之時而生於雲夢之偽遊竇融之內附不畏漢兵之強而畏河西之璽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三百年相與終始也五代紛紛其弊尤甚噫有由也上聖龍興羣雄鼠伏惟正

月乙巳以詔諭諸鎮越翼日戊午又別以詔賜諸鎮王言如綸其出如綽誰敢有異心者鎮安之韓令坤自北邊聽命鎮寧之慕容延釗自貞定聽命彥卿之在天雄則表請而名稱王景之在雄武則治裝而入朝建雄之廷璋駟詔朝馳單車夕至矣成德之郭崇朝發信使夕無違命矣袁彥之兇率以潘美諭之而至自保義承信之涉嫌以魏丕直之而安於獲國一旦以息兵爲問趙公普以方鎮太重對片言之發適當帝心聚天下之精兵收天下之財穀皆入京師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得自奏事而長

吏得以舉其權鎮將職屬悉委之縣而縣官得以行其職轉運既以扼其私別乘又以制其專強藩巨鎮皆顛倒於股掌之上吾觀開寶之二年守劇鎮者各罷而歸環衛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自非規模宏遠何以致是嗚呼藝祖一舉而去數百年之患仁矣哉

論五代

蘇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

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遂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恠也

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漢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

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竝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弼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

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旣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旣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吊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旣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授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旣反

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亂

論董卓

范曄

論曰董卓初以虓閼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籍
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剝肝斫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
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
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
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論黃巢等

羅大經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
巢髡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
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

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為首文
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黨
將欲何為羣兇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
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前煎油糞為業
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
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
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
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其徒又不
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
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為偽也

楊行密

歐陽修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惡吾豈復為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待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

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論方臘

莊綽

宋莊綽鷄肋編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于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眾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人物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錦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胞

有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碍被人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福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

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有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名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此不祀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旣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籍沒全家流放與人爲等必

協力同心以拒官州縣憚之不敢按反被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沒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矣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亭二州判官毫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豪強官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為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

蜀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

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

民個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
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
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
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
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名言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
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詎而不驟發也至於其
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羣盜散而為大亂以
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
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
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恠也是以天下之民惟

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
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
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
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
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
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
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
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廣科學以弭盜

百川學海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

井ノ糸 卷之九十六 三十一
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有絕意於功名之塗無復顧籍故聖朝廣開科學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弃於賊盜奸宄開寶三年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唯專非有特恩終成選弃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

八人同學究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時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三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竝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

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藝祖皇帝深
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仰望哉自唐以來進士皆為
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下第
人徐士廉擲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
場經學竝試殿庭三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
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
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人藝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
與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
一洗故習大哉寵模可謂知所先務矣

論順民情

李

後同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
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
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
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
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於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
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為怨則拂民之情欲以立事而
長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
王霸之所以興未有不因於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
不適有居而胥怨則必為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
遷之為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

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為在已而不可亡以賤為在民而不足聽一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焚詩書殺豪俊以愚黔首制為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無聊思為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盜賊羣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曹參為相知民之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內然則拂民之與因民之效槩可見矣後世奸諛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而爭富貴必欲去已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為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

用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於流俗遂使其君抗然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於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原起於熙寧元豐之間其流盛於崇寧大觀之際其末甚於今日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儻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悅以使民犯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強不難也

論治盜賊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病痰涎乃吾之氣所以為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膈之升降皆以津液為本至於聚而為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為邪氣之所傷內

為寒熱之所薄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為本至於散而為盜賊則必失於附循而外為姦民之所脅內為飢寒之所迫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竝起宣帝選用龔遂為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自益

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

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六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七

後學吳江皇甫汾校

夷

論漢唐備邊

林駟

漢之邊防簡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疎於玄宗之後夫自簡而詳者非曰得率然首尾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疎者非曰得護風寒數處之要也玄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蓋漢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置雲中郡以備之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

井川和編 卷之九十一
於是自隴西北地入然漢之邊防亦不過此爾自夫
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遺禍而入寇之路始廣不出上
谷則出定襄代郡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其右臂而
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郡而入然後漢兵往來於
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
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門彊場廣莫靡有定所有不
勝其爲防者豈非武帝有以速之耶唐世匈奴之患
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爲之防患矣天下十道分置
都督而隴右一道乃居其八天寶之初易爲節度而
隴西節度使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三萬九

百人其爲西戎之患豈不極至自夫河北難作兵皆
東徙其後吐蕃乘虛內侵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
繼陷沒豈非謀事之疎以至是也然嘗論之漢之失
於喜功唐之失於寡謀固不免有備禦之難而能經
畧邊事使夷狄尚不敢輕視中國亦不爲無策也本
始中匈奴常帥十餘萬騎南芴塞以寇而趙克國乃
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
分屯九郡而克國乃總領於其間非老將爲謀之審
耶太和中李德裕建籌邊樓於劍南四川按南道與
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圖之右而弓弩甲

曹人皆素備總十一軍而作杖義城作禦侮城作
 柔遠城二邊浸懼南詔東服夫以十一軍皆雄邊子
 弟而制二邊非德裕之善謀殆不能也嗚呼使漢唐
 任禦邊之寄皆如趙克國李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
 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鳴鍾渭橋貢琛漢廷不至如
 前日陸梁之態而唐之吐蕃南詔相挺為患卒與唐
 終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周思曲慮不若唐之疎
 畧耶夫發武軍以瞻邊兵發少府以給邊費北邊諸
 郡持藏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其備甚悉矣徙邊
 之民廩給衣食北邊騎士輶車不算邊民被害饑寒

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六郡良家子則給以期門羽
 林之選其恤邊優矣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又有
 長史以掌兵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障塞
 尉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備禦果若漢之備且
 盡歟母怪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匈奴傳贊

班固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
 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
 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
 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

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

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

不足當三軍之費城廓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
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
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
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
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
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
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
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
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

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持吾所以待邊
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讀曰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
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
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
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
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菽古黎字庶亡干戈之役後
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
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
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

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
嗣遂古通字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
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
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
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持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
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
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
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

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
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
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
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
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
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
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
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
也

匈奴傳論

范曄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
 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耻逮孝武
 亟興邊畧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侯列郊甸
 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
 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
 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
 因為邊衛罷關徼之徼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
 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
 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

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
 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
 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
 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
 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
 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
 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
 北狄之衝奉蕃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
 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

并川和編 卷之九十一 七
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離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
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
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
前後竝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
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薊幕阬十角楛闕
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
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
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
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

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
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
虜反其故庭竝恩兩獲以私已福弃蔑天公坐樹大
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
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
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
源百世不磨矣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
氣貪婪匈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

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
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
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
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兵
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
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
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
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通攘胡走越當是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羗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

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羗羗
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
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
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
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
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
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
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閩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

疲悴之眾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子以今日羣氏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仇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

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
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輒之勤而
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
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
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
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
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
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

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
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
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太始之
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
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
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羗若有不虞風
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母丘檢討句
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
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
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

荆川和錄 卷之九十一
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

論元魏據中原

沈約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邇畿

封窺候壇場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五湖遙襲翦覆諸華及涉埜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為念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劔銳鏗鋒閉重嶮而自固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一營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兗而兵無勝略棄師墮衆委甲橫原捐舟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擄遂感境延寇僅保清

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
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
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未
以來竝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韃凌厲
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纂僞
彌俯凶威英圍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石
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
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
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
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

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
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
黔首踣高天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
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
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
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
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鷓赴時銜坭靡托一
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外吳宮
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
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

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
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
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旄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
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寇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
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
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
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柝豫章植
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氍裘之民可以
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
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途而彼

突厥論贊

唐書後同

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
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
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庭或聽或置班然可
睹也劉旣以爲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
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
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
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
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

并州系錄 卷之九十七 四
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
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
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
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
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
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
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
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
又安胡寇益希疎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
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

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
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
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
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
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
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
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晉羗狄居塞垣資
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
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

并州和糸 卷之九十一
五
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感方其疆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為羗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為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

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疆國今竭萬方

之財上奉京師外有大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他伎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腹一

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安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繇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儉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

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
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
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
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
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
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
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
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
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

敗五也元和時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
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
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
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
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進蜀兵折
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
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
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
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
雋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

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卒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則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宣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

繇亡云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強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甚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強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蹙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

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寢表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回鶻贊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自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畧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

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為患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吐蕃贊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幾圍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

而拓地太宗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
二百年不復得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
為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西戎論

蘇轍 後同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
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疆而後
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疆而一弱中國之患也
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疆國之餘威以趨利
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
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

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
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疆國也故
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
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
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疆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
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疆
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
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
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
方有疆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

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其憂也惟其彊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害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論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

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擅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敝，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無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懈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

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

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
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
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
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
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天
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為非其
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
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
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
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 敢一觸其意此適

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
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
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
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論與夷狄同事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為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
定安史之亂而破吐蕃其後凌竄中國無所不至僅
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
之地而卒至於德光犯闕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
使由海道約女貞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靖康之

變虜騎長驅至今為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既借其力與之圖事則必有輕中國之心情實既露為彼所料則必有窺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啓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此所以必為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狄荒服其來則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不使知馨香佳味而況蠲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後王之深戒

論宋之困於夷狄

葉適

新史敘羣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

翰皆為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為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為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劫特剽倏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歷觀前世周晉以諸侯王漢以外戚宦豎秦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雖聖賢復出無益之空談猶不能容口

而況爲之者欲措手哉已往之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幸無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爲服弱使弱而常安甘於屈服何所計惜然當真宗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僅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況舊虜垂亡與新虜竝行人事草創和好未成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隱德

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於公邊牢作家計壯固藩墻以保堂奧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竝塞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於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公邊二千餘里糜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者然

荆川雜錄 卷之九十一
不思今日其有費數千萬億為無益之用歲歲無窮
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高麗偶同又請以一家譬
之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聚子孫而居何嘗不
高墻垣實僅僕備守不使強鄰暴客輕輒窺伺而後
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蓋公邊道里費數千億萬
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袒裼空洞示人以室家
之好皇皇於內而反不及汲汲於外歟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
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敘宋遣使高麗并論

馬端臨

宋遣使高麗自明州定海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
箕山入其境過島嶼詰曲礁石澗舟行甚駛值礁則
敗七日至禮城江居兩山間束以石峽臨激而下
號急水門最為險惡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使
人由此登陸崎嶇山谷四十餘里乃至其國都云女
貞在混同江北與高麗僅隔鴨綠一水其初本臣事
契丹奴事高麗及其強也高麗反臣事之高宗建炎
元年五月即位即遣胡蠡等為高麗國信使朝廷益
憂其通金人而金亦以是時遣王樞持冊使高麗則
亦憂其為我用也蠡之回史失書二年詔募使絕域

者浙東路副總管楊應忱應詔請行自言隨侍其父
任邊吏熟知虜情高麗女貞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
鷄林以達燕雲三月假刑部尚書往使浙東帥臣翟
深識利害汝文奏言應忱欺罔君父自為身謀若高麗辭以大
國假道以至燕雲而金人或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
辭以對必致辱命取笑遠夷請毋遣不從六月至高
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忱等立對而議楷
曰大國自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往應忱曰不如貴
國最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爾三節人止二十八騎
皆自齎糧楷有難色已而命其臣傳佾至館中具言

金人見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
道至浙何以荅之麗人之辭果如汝文所料應忱曰
女貞不能水戰佾曰彼常於海道往來況女貞舊臣
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之可見彊弱居十數日復
令其臣崔洪宰等就館議執前說不變館伴使文公
仁亦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金人人面獸
心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曰大朝何不練兵與
戰應忱留高麗六十四日終不奉詔不得已受其拜
表而回十月至闕入對具言其狀上以楷負國恩怒
甚尚書朱勝非曰彼與金為鄰與中國隔海遠近利

并川和系
卷之九十一
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今安能責報右僕射黃
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寧無懼
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鑿也上怒始霽時
開封尹宗澤亦請遣使通高麗令出兵攻賊十一月
楷遣其臣尹彥願入使以禮館待遣回三年八月壬
申上謂輔臣曰高麗入貢人使將至聞上皇遣內臣
宮女各二人來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呂頤浩
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此數人雖至高麗高麗
必不肯令來於是乃詔止之詔畧曰舉中原之生聚
遭強敵之震驚既涉境
以深深猶稱兵而未已茲移伏衛暫駐江湖如行使
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警當問聘期曠晉館

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關而謝質非用紹興二年楷
前規想彼素懷知吾本意汪藻所撰也遣其臣崔惟清等入貢上引見荅以溫詔遣回十二
月明州言高麗使將到三年正月詔以法惠寺為同
文館以待其至既而卒不至以入洋風敗舟為辭議
者謂其設詐以侮我也六年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
朝廷懼其與金人為間詔賜銀帛遣之自是不至者
二十餘年三十二年二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
言本國欲遣賀使守臣以聞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
金接壤今兩國交兵其請可疑使其果來恐有意外
貽笑夷狄詔止之時完顏亮將入寇也隆興二年四

月明州言高麗入貢史不書引見日歷孝光寧三朝
使命遂絕慶元間詔禁商人博易銅錢入高麗朝廷
亦絕之也每麗人之入使也明越二郡困于供給騷
然不寧既至闕則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而
饋其主者不預焉我使之行二神舟長大數倍戰船
費不訾三節官吏糜爵捐廩皆仰縣官者甚夥蘇軾
言於先朝謂高麗入貢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國於吳
會與東都事體大異昔麗人之來率由登萊登萊距
梁汴山河之限甚遠也今自三韓直趨四明四明距
行都限一浙江爾雖自明而麗海道渺瀰中隔洲島

凡海中之地大曰洲洲之小者曰島島之小者曰嶼
隨其大小有千百十家之聚惟無草木而有石者曰
礁而海深無際曰洋海舟之行觸礁則摧入洋則覆
又有黑風海動之變遇之則天地晦冥波濤鼎沸故
舟人每委曲避就出急水門至郡山島始謂平達非
數十日不至也然南北行各遇順風則歷險如夷楊
應忱戊申之役其回也九月癸未發三韓戊子至明
州之昌國縣僅六日耳海道之當防如此
按高麗之臣事中朝也蓋欲慕華風而利歲賜耳中
國之招來高麗也蓋欲柔遠人以飾太平耳國運中

荊川和紙 卷之九十一
否疆胡內侵則聘問之事可以已矣葢爾島夷昔日
蓋臣遼以自存者也金之強暴既滅遼而有之且荐
食中華傾覆神京矣而謂高麗能禦之耶然則揚應
忱之行甚無謂也欲倚以求成耶則彼豈能主宋人
彌兵之盟欲倚以救難耶則彼豈能效秦伯無衣之
賦且當時所遣卑詞祈請之使如傳雱五倫之徒未
嘗不得以自達於金也然我使之往也如石沉海彼
兵之來也如火燎原卒不得其要領又何煩涉鯨波
踐異境假道於三韓以求達耶然雱倫輩之奉使無
益也不過徒爲卑屈之辭而不能已其吞噬之謀耳

燕雲距江淮數千里其間土地人民城郭固我之封
疆以此衆戰倚角牽制彼亦未能保其長軀而必勝
也若高麗奉命道應忱以往而金人有假道於虞之
謀則揚帆直指吳會更無顧忌矣然則翟汝文所料
與王楷所以荅使者之語皆忠言至計未可訾也朱
丞相言彼與金爲鄰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
乃曩時待之太厚今安能責報此語固得之然政和
之求醫而獻忠謀建炎之肅使而不奉詔則麗人固
能報恩而未嘗負恩矣過乎此則難以責之也至於
黃潛善之妄言謬計尤其可笑所謂精甲數萬旣可

襲高麗於海外胡為異時不能以此抗金人於維揚
耶季布謂樊噲面諛可斬此語潛善可以當之

備倭

元志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
掠慶元官軍不能敵江浙省言請以慶元台州沿海
萬戶府新附軍往陸路鎮守以蘄縣宿州兩萬戶府
陸路漢軍移就沿海屯鎮臣等議自世祖時伯顏阿
朮等相地之勢制事之宜然後安置軍馬豈可輕動
前往省忙古解等亦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世祖有
訓曰忙古解得非在醉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習陸

路之伎驅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是
何補今欲禦備姦宄莫若從宜於水路沿海萬戶府
蘄附三分取一與陸路蘄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
從之

論倭

馬端臨

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從帶方至倭國循海
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
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竝
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去遼東甚
遠而去閩浙甚邇其初通中國也實在遼東而來故

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三朝志雍熙中僧裔然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叙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敘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而繼之曰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縉素欣待侯伯慕迎然則其國境雖去浙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七終

